

251.4

652

文 學 研 究 會
創 作 叢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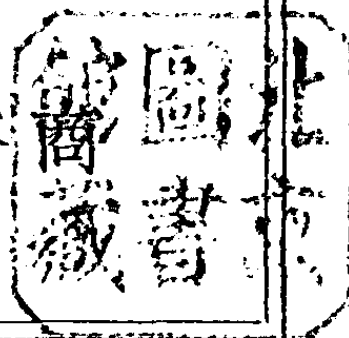
漢 園 集

卞 之 琳 編



3 0610 4006 3

商務印書館發行



A 215339

集 園 漢

漢園集

目錄

燕泥集	何其芳	一
預言		四
季候病		八
羅衫怨		一〇
秋天		一二
花環		一四
關山月		一六
休洗紅		一八

夏夜		二〇
柏林		二四
歲暮懷人(一)		二六
歲暮懷人(二)		二九
風沙日		三二
失眠夜		三五
夜景		三八
古城		四〇
初夏		四五
行雲集	李廣田	五一
秋燈		五四

窗	五六
旅途	五八
夜鳥	六〇
生風尼	六二
流星	六四
訪	六六
秋的味	七〇
噴吶	七二
鄉愁	七四
過橋	七一
第一站	七八
笑的種子	八〇

地之子	八二
那座城	八六
土耳其	九四
上天橋去	一〇三
數行集	一二三
卞之琳	一二三
記錄	一二六
奈何	一二八
遠行	一〇六
長的是	一二三
一個和尚	一二四
一個閒人	一二六

影子·····	一二八
望·····	一三二
彗星·····	一三四
夜風·····	一三六
月夜·····	一三八
投·····	一四〇
長途·····	一四二
酸梅湯·····	一四五
小別·····	一五〇
白石上·····	一五四
工作的笑·····	一六〇
西長安街·····	一六二

一塊破船片·····	一六八
幾個人·····	一七〇
登城·····	一七二
火車·····	一七四
牆頭草·····	一七六
還鄉·····	一七八
寄流水·····	一八三
蘆葉船·····	一八六
古鎮的夢·····	一八九
古城的心·····	一九二
秋窗·····	一九四
入夢·····	一九六

漢 圖 集

煙蒂頭·····	一九八
對照·····	二〇二
水成岩·····	二〇四
道旁·····	二〇六

燕泥集

何其芳

第一輯（一九三一—三二）

預言

這一個心跳的日子終於來臨。
你夜的歎息似的漸近的足音
我聽得清不是林葉和夜風私語，
驟鹿馳過苔徑的細碎的蹣聲。
告訴我，用你銀鈴的歌聲告訴我
你是不是預言中的年輕的神？

你一定來自溫郁的南方，

告訴我那兒的月色，那兒的日光，

告訴我春風是怎樣吹開百花，

燕子是怎樣凝戀着綠楊，

我將合眼睡在你如夢的歌聲裏，

那溫馨我似乎記得又似乎遺忘。

請停下，停下你長途的奔波，

進來，這兒有虎皮的褥你坐，

讓我燒起每一秋天拾來的落葉，

聽我低低唱起我自己的歌，

那歌聲將火光樣沉鬱又高揚，

火光樣將落葉的一生訴說，

不要前行，前面是無邊的森林，

古老的樹現着野獸身上的斑文，

半生半死的籐蟒蛇樣交纏着，

密葉裏漏不下一顆星，

你將怯怯地不敢放下第二步，

當你聽見了第一步空寥的回聲。

一定要走嗎，等我和你同行，

我的足知道每條平安的路徑，

我將不停地唱着忘倦的歌，

再給你，再給你手的溫存，
當夜的濃黑遮斷了我們，
你可不轉眼地望着我的眼睛。

我激動的歌聲你竟不聽，

你的足竟不爲我的顫抖暫停，

像靜穆的微風飄過這黃昏裏，

消失了，消失了你驕傲的足音：

啊，你終於如預言所說的無語而來

無語而去了嗎，年輕的神？

一九三二年秋

季候病

說我是害着病，我不回一聲否，

說是一種刻骨的相思，戀中的徵候，

但是誰的一角輕颺的裙衣

我鬱鬱的夢魂日夜繫系？

誰的流盼的黑睛像牧女的鈴聲

呼喚着馴伏的羊羣，我可憐的心？

不，我在夢着，憶着，懷想着秋天！

九月的晴空是多麼高，多麼圓，
我的靈魂將多麼輕輕地舉起，飛翔，
穿過白露的空氣，如我歎息的目光！
南方的喬木都落下如掌的紅葉，
一徑馬蹣跚破深山的沉默，
或是一灣小溪流着透明的憂愁，
有若漸漸地舒解，又若更深地綢繆……

六月二十三日

羅衫怨

我是妝飾過你一夏季的羅衫，
如今柔柔地摺疊着，和着幽怨，
襟上留着你的嬉遊時雙槳打起的荷香，
袖間是你歡樂的淚，慵困的口脂，
還有一枝月下錦葵花的影子
是在你合眼時偷偷映到胸前的。
眉眉，當秋天暖暖的陽光照進你房裏，

你不打開衣箱檢點你昔日的衣裳嗎？

我想再聽你的聲音，再向我說

「日子又快要漸漸地暖和，」

我將忘記快來的是冰與雪的冬天，

永遠不信你甜蜜的聲音是欺騙。

九月十五日

秋 天

震落了清晨滿披着的露珠，

伐木聲丁丁地飄出冷的深谷。

放下飽食過稻香的鐮刀，

用背簍來裝竹籬間肥碩的瓜果。

秋天棲息在農家裏。

向江面的冷霧撒下圓圓的網，

收起青鰮魚似的楓葉的影。

蘆篷上滿載着白霜，

輕輕搖着歸泊的小槳。

秋天游戲在漁船上。

草野在蟋蟀聲中更寥闊了，

溪水因枯涸見石更清冽了，

牛背上的笛聲何處去了，

那滿流着夏夜的香與熱的笛孔？

秋天夢寐在牧羊女的眼裏。

九月十九日晨

花 環

放在一個小墓上

開落在幽谷裏的花最香，
無人記憶的朝露最有光，
我說你是幸福的小鈴鈴，
沒有照過影子的小溪最清亮。

你夢過綠籐緣進你窗裏，

金色的小花墜落到你髮上，
你爲簪雨說出的故事感動，
你愛寂寞，寂寞的星光。

你有珍珠似的少女的淚，
常流着沒有名字的悲傷，
你有美麗得使你愛愁的日子，
你有更美麗的天亡。

九月十九日夜

關山月

今宵準有銀色的夢了。

如白鴿展開着沐浴的雙翅，

如素蓮在水影裏墜下的花片，

如從琉璃似的梧桐葉流到

積霜似的鴛瓦上的秋聲。

但漁陽也有這銀色的月波嗎？

即有，怕也凝成玲瓏的冰了，

夢縱如一隻滿帆順風的船，
能駛到凍結的夜裏去嗎？

十月十一日

休洗紅

寂寞的砧聲散滿寒塘，

澄清的古波如被擣而輕顫。

我慵慵的手臂欲垂下了，

能從金碧裏拾起甚麼呢？

春的蹤跡，歡笑的影

在羅衣的變色裏無聲偷逝。

頻澣洗於日光與風雨，
粉紅的夢不一樣淺退嗎？

我杵我石，冷的秋光來了，
它的足濯在冰樣的水裏，
而又踐履着板橋上的白霜：
我的影子照得打寒噤了。

十月二十六日

夏
夜

在六月槐花的微風裏新沐過了，
你的鬢髮流淌着涼滑的幽芬。
圓圓的綠陰作我們的天空，
你美目裏有明星的微笑。

藕花悄睡在翠葉的夢間，
它澹香的呼吸如流螢的金翅

飛在湖畔，飛在迷離的草際，
撲到你裙衣輕覆着的膝頭。

你柔柔的手臂如繁實的葡萄藤
圍上我的頸，和着紅熟的甜的私語，

你說你聽見了我胸間的顫跳
如樹根在熱的夏夜裏震動泥土？

是的，一株新的奇樹長在我心裏了，
且快在我脣上開出紅色的花。

十一月一日

第二輯（一九三三—三四）

柏林

日光在草麻樹的大葉上，
七里蜂巢棲在土地祠裏，
我這與影競走者
逐巨大的圓環歸來，
始知時間靜止。

但青草上何處是
追逐蟋蟀鳴聲的短手臂？

何處是孩提之伴的歡呼聲

直升上樹杪的藍天？

這童年的闊大的王國

在我帶異鄉塵土的足下

可悲泣的小。

沙漠中行人以杯水爲珍，

弄舟者愁怨着槳外的白浪。

我昔自以爲有一片樂土，

藏之記憶裏最幽晦的角隅，

從此始感到成人的寂寞，

更喜歡夢中道路的迷離。

歲暮懷人（二）

驢子的鳴聲

吐出，又和淚吞下喉頭，

若破敝的木門的鳴泣

在我的窗子下，

我說，溫善的小牲口，

你在何處丢失了你的睡眠？

飲鴆自盡者擲空杯於地

起初一聲尖銳的快意劃在心上，

其次哭泣着自己的殘忍，

隨溫柔的淚既盡

最後是超脫的安寂吧。

在畫地自獄裏我仍感到痛苦，

但丟失的東西太多，

惦念的癡心也減少了。

我曾經在地圖上

尋找你居住的僻小的縣邑，

猜想是青石的街道，

低的土牆瓦屋，

一圈古城堞尙未撤毀，

你仍以宏大的聲音

與人恣意談笑，

但沉默地不休止地揮着斧

雕琢自己的理想。

衰老的陽光漸漸冷了，

北方的夜遂更陰暗，更長。

十二月三日

歲暮懷人（二）

當枯黃的松果落下，

低飛的鳥翅作聲，

你停止了林子裏的獨步；

當水冷魚隱，

塘中飄着你寂寞的釣絲；

當冬季的白霧封了你的窗子；

長久隱遁在病裏，

還掛念你北方的舊居嗎？

在屋角的舊籐椅裏，

在牆壁的陰影裏，

曾藏庇過我許多煩憂：

那時我常有煩憂，

你常有溫和的沉默，

窗子上舊敝的冷布間

常有壁虎抽動着灰色的腿。

外面是院子，

啄木鳥的聲音枯寂地顫慄地

從槐樹的細葉間漏下，漏下，
你問我喜歡那聲音不，
若是現在，我一定說喜歡了。

西風裏換了毛的駱駝羣

舉起四蹄的沉重

又輕輕踏下，

街上已有一層薄霜。

十二月七日

風沙日

想這時湖水

正翻着黑色的浪，

風掠過灰瓦的屋頂，

黃瓦的屋頂，

大街上沙土旋轉着

像輪子，遠遠地郊外

一乘古式騾車在半途

停頓，四野沒有人家……

四個牆壁使我孤獨。

今天我的牆壁更厚了

一層層風一層層沙。

「今夜北風像波濤聲

搖撼着我們的小屋子

像船。我寂寞的旅伴，

你厭倦了這長長的旅程嗎？

我們是往熱帶去，

那兒我們將變成植物，

我是常春藤

而你是高大的菩提樹。」

黃昏。我輕輕開了

我的燈，開了我的書，

開了我的記憶像錦匣。

三月十三日

失眠夜

正有人從迢遙的鄉夢

回來，有人夢裏也是沙漠，
正躑躅，

邦，
邦，

梆子邁着沉重的大步

叩問迷路的街巷，

在他人門外驚起犬吠
又自己啞下去。

最後該你夜行車

來歎一口長長的氣了。

你那樣蠻強又顫抖，

當這時林葉正顫抖於冷露。

病孩在母親手腕上

揉揉睡眠哭了，

白髮人的嚙語驚不醒

同座的呼嚕：

車啊，你載着各種不同的夢，
沿途檢拾些上來
又沿途丟下去。

四月二十八日

夜 景

市聲退落了

像潮水讓出沙灘，

每個灰色的屋頂下

有安睡的靈魂。

最後一乘舊馬車走過……

宮門外有勞苦人

枕着大的涼石板睡了，

深夜醒來踢起同伴，

說是聽見了哭聲，

或遠或近地，

在重門鎖閉的廢宮內，

在棲滿烏鴉的城樓上，

於是更有奇異的回答了，

說是一天黃昏

曾看見石獅子流出眼淚：

帶着柔和的歎息遠去，

夜風在搖城頭上的衰草。

古城

有客從塞外歸來

說長城像一大隊奔馬

正當舉頸怒號時變成石頭了，

（受了誰的魔法，誰的詛咒，）

蹣下的衰草年年抽新芽，

古代單于的靈魂已安睡在

胡沙裏，遠戍的白骨也沒有怨嗟……

但長城攔不住胡沙

和着塞外的大漠風

吹來這古城中，

吹湖水成冰，樹木搖落，

搖落浪遊人的心。

深夜踏過白石橋

去摸太液池邊的白石碑，

（月光在摸碑上的朱字，）

以後逢人便問人字柳

倒底在哪兒呢，無人理會。

悲這是故國遂欲走了
又停留，想眼前突兀有一座高樓，
在危闌上凭倚：

墜下地了

黃色的槐花，傷感的淚。

邯鄲逆旅的枕頭上

一個陰暗的短夢

使我嘗盡了一生的哀樂，

聽驚怯的門戶關閉，

留下長長的冷夜凝結

在地殼上，地殼早已僵死了，

僅存一條微顫的靜脈，

間或，遠遠的鐵軌的震動。

逃啊，逃到更荒涼的城中

黃昏上廢圯的城堞遠望，

更加局促於這北方的天地。

說是平地裏一聲雷響，

泰山：纏上雲霧間的十八盤

也像是絕望的姿勢，絕望的叫喊，

（受了誰的詛咒，誰的魔法，）

望不見落日裏黃河的船帆，

望不見海上的三神山：

悲世界如此狹小又逃回
這古城：風又吹湖冰成水，
長夏裏古柏樹下
又有人圍着桌子喝茶。

四月十四日

初 夏

綠葉牽滿你屋檐下，

長腳蜂在尋它的舊巢，

那是初夏嗎？郊遊的歸途上

一片白水誤認是河流，

到疏簾的林木下去徙倚，

想起故鄉，故鄉的漁船：

真送你走了，讓火車載着
瘦弱的你去過黃河鐵橋。

已幾個初夏了。檢點衣衫

會溼過隔年的故鄉雨，

失悔竟沒有去看你的病，

看你屋側的塘，看你的釣竿。

我在家裏作了一點遠方客，

匆忙的遠方客，沒有在木窗下

追思那些消逝的童時，

沒有在廢樓的蛛絲塵裏

發掘充足的小臂椅，

沒有去看我少年時的朋友

（睡在墓裏已五年了）

常愛墓前掛劍的古人，

但竟沒有去說點異鄉景物
與他聽就走了，回來了。

黃昏暝坐在靠背椅上

想賣草鞋的老人坐在架上

（清早對於他也像日暮）

看門前長長的石板路：

多少人來了又去了，

多少人穿着他手編的草鞋
到城裏買布，山裏販藥材。

他記得白蓮教的造反，

記得從前的銅錢用繩子穿，

留着白了又脫髮的小辮子

嘲笑時間的遷移，世界的變，

過路人說他越老越強健

像棵樹，他自己明白快倒下了……

想我就是那故事裏的老人，

無論是黃昏還是清早

暝坐在窗前的靠背椅上。

你該來邀我出去走走了，
若是這時仍同在會館裏。

我也邀自己到深深的樹林裏
去洗一洗滿身的塵土，

但北方的園子裏沒有深林，
而且：「勞駕，哪兒是櫻花呢？」
「早謝了，先生，你來晚了。」

五月七日

行雲集

李廣田

第一輯（一九三三—三四）

秋燈

是中年人重溫的友情呢。

還是垂暮者偶然的憶戀？

輕輕地，我想去一吻那燈球了。

灰白的，淡黃的秋夜的燈，

是誰的和平的笑臉呢？

不說話，我認你是我的老相識。

叮叮，一個金甲蟲在燈球上吻，
寂然地，他跌醉在燈下了：

一個溫柔的最後的夢的開始。

靜夜的秋燈是溫暖的。

在孤寂中，我卻是一點寒冷。

咫尺的燈，覺得是遙遙了。

八月二十八日

窗

偶爾投在我的窗前的

是九年前的你的面影嗎？

我的綠紗窗是褪成了蒼白的，

九年前的卻還是九年前。

隨微颺和落葉的蟋蟀而來的

還是九年前的你那秋天的哀怨嗎？

這埋在土裏的舊哀怨

種下了今日的煩憂草，青青的。

你是正在旅行中的一隻候鳥，

偶爾地，過訪了我這秋的園林，

（如今，我成了一座秋的園林，）

毫無顧惜地，你又自遙遠了。

遙遠了，遠到不可知的天邊，

你去尋，尋另一座春的園林嗎？

我則獨對了蒼白的紗窗，而沈默，

悵望向窗外：一點白雲和一片青天。

旅途

不知是誰家的高牆頭，

粉白的，映着西斜的秋陽的，

垂掛了紅的瓜和綠的瓜，

搖擺着肥大的團扇葉，蒼黃的。

像從遠方的朋友帶來的，好消息，

怎麼，卻只是疏疏的三兩語？

聲音笑貌都親切，
但是，人呢，唉，人呢？

兩扇漆黑的大門是半開的，
悄然地向裏面窺視了，
拖着更沈重的脚步，又走去，
太陽下山了，螻蟲在飛，烏鴉也在飛。

十月二十日

夜 鳥

遠窗上有燈光，

草堆裏有蟋蟀，

天上有飛過的鳥，

一隻，兩隻，聽：

幾隻飛過了，

招呼着：「啾，啾，來——」

天上有黑雲，
樹上有枯葉，
慢慢地，我自向黑暗裏埋，
深些，更深些，
我已經走出多遠了？
更遠處，「啾，啾，來！」

九月二十五日

生風尼(Symphony)

漠漠的向午風，

駕在風上的鴿子鈴，

小房間裏的火爐上，

絮語着老年人的開水壺。

噓噓，噓，

閉着眼睛打呼了，

做一個透熟的

八十春秋的酣醉夢：

喜筵上的生風尼，

死筵上的生風尼，

踏節拍而前進，

生之行役。

噓。

果子落地，永寂了。

時間像大海，

生風尼永無寧息。

流 星

一顆流星，墜落了，
隨着墜落的
有清淚。

想一個鳴蛙的夏夜，
在古老的鄉村，
誰爲你，流星正飛時，

以辮髮的青纓作結，
說要繫航海的明珠
作永好的投贈。

想一些遼遠的日子，
遼遠的，砂上的足音：

淚落在夜裏了，
像星殞，墜入林蔭
古潭底。

一月十九夜

訪

在一座古老的客室裏，

聽邊城一聲啼鵲。

午後一時。

主人不在，

原不會有過約言的。

壁上掛劍，

——依然一江秋夜月，

可惜已沒有起舞之意了

只夢想遙遙的旅途，

好春天，春的細雨。

案頭梅花，

開得像一簇朝霧，

寂然的，生機一室。

但是，我還有什末豪興，

遠行者永懷一求棲之心，

此坐也已是一歸了。

歡愁都不自知，

自在地，且舒一長息吧——

怎樣了，好花吹落無數，

哪來的一席風雨？

聽午鷄可還啼不？

珠淚花發，

眼底已盡成雲影了。

一月九日

第二輯（一九三一—三三）

秋的味道

誰曾嗅到了秋的味道，
坐在破幔子的窗下，
從遠方的池沼裏，
水濱腐了的落葉的！
從深深的森林裏，
枯枝上熟了的木莓的！
被涼風送來了

秋
的
氣
息[?]

這
氣
息

把
我
的
舊
夢
釀
醒
了[。]

夢
是
這
樣
迷
離
的[，]

像
此
刻
的
秋
雲
似
—

從
窗
上
望
出[，]

被
西
風
吹
來[，]

又
被
風
吹
去[。]

一
九
三
一
年
九
月

嘖
啞

賣鼠戲的人又走過了，

唔啦啦地吹着嘖啞，

在肩上負着他小小的舞臺。

我看見

遠遠的一個失了軀體的影子

啼泣在長街

作最後的徘徊。

今天是一個寂寞的日子，
連落葉的聲息也沒有了。
愈遠，愈遠，

只聽到噴吶還唔噉噉地，
我是沈入在蒼白的夢裏，

啞了的音樂似

停息在荒涼的琴絃上，

像火光樣睡眠

當火燄死時。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

鄉 愁

在這座古城的靜夜裏，
聽到了在故鄉聽過的明笛，
雖說是千山萬水的相隔罷，
卻也有同樣憂傷的歌吹。

偶然間憶到了心頭的，
卻並非久別的父和母，

祇是故園旁邊的小池塘，
蕭風中，池塘兩岸的蘆與荻。

一九三二年十月

過
橋

記得嗎，那時是兩個孩子，

大雨後，在河邊的草地上遊戲？

赤腳踢碎了滿地的珍珠露，

聽我們的歌，天上的行雲也暫駐。

「螳螂在東，」你唱天上的虹，

望着虹，笑，又啞住了歌聲。

你問我，「那虹像不像一座橋，那麼長，那麼彎，跨過了雲天，一控？」

「是的，」我回答，「那就是天上的橋，到天國的樂園去，只那一條道。等幾時，我們都不復是孩子，要領你去天國，同過那彩橋。」

三十年後，我們又從這兒過，沒有雲，沒有虹，秋的原野。

你又問，「面前那河橋像不像虹？」不回答，默默地攜手從橋上過。

第一站

沿着鐵軌向前走，

儘走，儘走，

究竟要走向哪兒去？

我可是一輛負重的車，

滿裝了夢想而前進？

沒有人知道這夢的貨色，

除非是

頭上的青天和湖裏的水。

我知道，鐵軌的盡處是大海，
海的盡處又怎樣呢？

沿着鐵軌向前走，

儘走，儘走，

究竟要走向哪兒去？

海是一切川流的家，

且作這貨車的第一站吧。

笑的種子

把一粒笑的種子

深深地種在心底，

縱是塊憂鬱的土地，

也滋長了這一粒種子。

笑的種子發了芽，

笑的種子又開了花，

化開在顫着的樹葉裏，
也開在道旁的淺草裏。

尖塔的十字架上

開着笑的花，

飄在天空的白雲裏

也開着笑的花。

播種者現在何所呢，

那個流浪的小孩子？

永記得你那偶然的笑，

雖然不知道你的名字。

地之子

我是生自土中，

來自田間的，

這大地，我的母親，

我對她有着作爲人子的深情。

我愛着這地面上的沙壤，濕軟軟的，

我的襁褓；

更愛着綠絨絨的田禾，野草，

嫫母的懷抱。

我願安息在這土地上，
在這人類的田野裏生長，
生長又死亡。

我在地上，

仰了首，望着天上。

望着白的雲，

彩色的虹，

也望着碧藍的晴空。

但我的腳卻永踏着土地，

我永嗅着人間的土的氣息。

我無心於住在天國裏，
因爲住在天國時
便失掉了天國，
且失掉了我的母親，這土地。

一九三三年春

第三輯（一九三四）

那座城

那座城——

那座城可還記得嗎？

恐怕你只會說「不」

像夜風

輕輕地吹上破窗幕，

也許你真已忘去了

好像忘去

一個遠行的舊相識，

忘去些遠年的事物。

而我呢，我是個歷史家，

總愛翻

厚重的舊書葉

去尋覓

並指點出一些陳迹，

於是，我重又尋到了——

當木葉盡脫，木葉

飄零時

我重又尋到了

那座城：

城頭上幾點煙
像夢中幾朵雲，
石壁上染青苔，
曾說是

一碧滄州雨。

城是古老的了，

古老的，又狹小的，

年久失修的城樓，傾頽了，

正好讓

鷗梟作巢，

並點綴暮秋的殘照

街道是崎嶇的，

更沒有多少行人，

多少喧嘩，

或多少車馬，

就在這冷落的街上，

不，就在這古老的城中吧，

偶然地，我們相遇了，

相遇，又相識，

偶然地

卻又作別了，

很久很久，

而且也很遠很遠了吧，

你究竟到哪兒去了呢？

你可曾又落到了什末城中嗎？

你會說，「我要去漂大海，」

但大海我也漂過，

問去路

也只好任碧波，

是的，你又說

「隨你到世界的邊緣，」

但哪兒算世界的邊緣呢？

就駕了這暮秋的長風

怕也難

尋出你一些兒踪影！

但我卻總想到

那座城，

城上的晴天

和雨天，

雨天的泥途上，

兩個人同打的

油紙傘，

更有那城下的松林，

林蔭下的絮語和笑聲，

那裏的小溪，溪畔的草，

受驚的，草間的鳴蟲：

每當秋天，

當一個陰沈的日子

或晚間，

偶然地，我便這樣想到了。

是呢，都是偶然，

什末又不是偶然呢：

看一隻寒蟬

墜地，

看一片黃葉

離枝，

看一個同路的陌生人

遠隱了，

隱到了不可知的異域，

一席地，蓋一片草，

作一個人的幽居

這一切也都是偶然吧，

於是，偶然地

一切都完了，

沈寂了，

除非我還想：

幾時再回到那座城去呢？

幾時再回到那座城去呢？

土耳其

是英吉利嗎，是法蘭西？
也有人說他是土耳其。
反正他是個異邦人

把旅途

終止在這鄉村了：

在這裏

聽不到禮拜堂的經聲

祈禱聲，

卻只有幾聲午鷄

像幾聲哀吟，

算報告了這人的歸去。

是虎列拉呢，還是腥紅熱，

這有誰知道？

又有誰說他是懷鄉病。

但這裏的居民是不懂得

什末叫懷鄉病的，

他們從家園到田間，

又從田間

到家園，

這樣的來回走着，

十世，百世了，

道旁草黃了又綠，

季候鳥來了又去了，

他們對這些都很熟悉，

並知道

誰家的狗叫，像哭，

或誰家的老人

又脫落了幾顆牙齒；

但他們從不曾理會

爲什末有人別擲井

又到處流轉，

像風裏的秋蓬

像遊魂

像這個土耳其。

現在，土耳其

正躺在小店的土炕上了，

黝黑的臉上

罩着永久的和平，

和平地

也許正聽着人們的議論，

人們不知道怎樣

處置這個古怪的人：

「把他丟到山溝裏去嗎？」

有人這樣問，

也有人要把他投河水，

逐流去，

一點也不留踪影。

但又有人說，「他也是個人，

他也有一個魂，

死的得平安，

活的得安寧，」

也把這土耳其葬在土裏，

在義地，那裏

有孤兒的，寡婦的墳，

只剩一撮土，

乞丐的，和「夜行人」的白骨
都映在暗綠的蔓草之蔭，

賣淨了自己的田產

作了半生酒鬼，或賭徒的人們

也來這裏住，

這一切無家的亡魂之家

他們又送來了這土耳其。

他

這來自黑海之濱的

隻身的旅行人，

他曾經夢想過異國

異國的好風光，

也曾經聽說過東方的神話，

說什末人呼風喚雨，

老狐狸半夜裏講經說偈，

更有東方的小腳婦

一雙弓鞋像小橋，

說什末一步一蓮花，

天朝的藍的天和黃的海，

漠漠的大原野，

和金色的塵埃：

但他可曾夢想到

會佔了東方的一席地，

同這些東土的亡魂一起

一起睡下了

讓東方的暖風吹

冷雨淋

蓋住了好夢的一坯草泥。

也許

也許還念着康士坦丁堡，

念着土耳其的草原

和草原上的牛羣或羊羣吧：

怕只有辛苦的農人，

他們從家園到田間，

又從田間

到家園，

吸着長煙管

帶着朝霞和暮靄

走過

又走過了，

也許偶然會提起

說某年某月日，

會有怎樣，怎樣一個人：

上天橋去

「上天橋去嗎」孩子想，

「上天橋去嗎」爸爸講，

那末，上天橋去吧，去！

讓電車作一條游龍，

在人海中

在灰海中

在西南風的海中

叮嚕叮嚕

拖一身螞蟻

上天橋——天橋在那方！

三月天

是風箏的天，

江南燕子

不驚訝天上的侶伴嗎？

天空太藍了

誰看了不夢想呢？

想呢什末呢又怎麼講呢？

「哪兒去，要上哪兒去嗎？」

藍天，藍天，你叫人。

上天外去嗎？

孩子他知道什末是天，

什末是橋，

就不曾見過天橋。

「雨天的彩虹是上天去的道，」

（聽說過了，）

天橋該不是晴天裏一道虹嗎？

上天橋，上天橋，

車窗外的藍天別笑他

對你笑了。

鴿子羣在藍天裏畫圓圈，

一隻蝴蝶閃過車窗前

像吹過一朵黃連翹，

道旁的連翹開得正好。

「一隻蝴蝶要飛上天……」

唉，蝴蝶帶回了一個故事了：

一隻蝴蝶要飛上天，

問彩虹

誰的顏色最好看。

雨下了又下了，

彩虹掛上天，

蝴蝶要飛上天，

飛上天又落了，落了，

一陣雨打濕了翅膀，

落在泥潭裏哭了，哭了……

一點雨都沒有下呢，

叮噹叮噹

上天橋——天橋在那方！

擁呀，擠呀，

爸爸爲什末儘抽煙？

談呀，說呀，

爸爸爲什末儘抽煙？

「天氣太好，太好了，

真可以下點雨，下點雨了。」

「下點雨也好，關在家裏看

雨打杏花亂吧。」

（是呢，來一陣大雨也好，

讓一天雲翳蓋住天藍，

讓一把油傘遮住望眼，

讓一排簷溜當珠簾

隔斷了滿院子春天吧，

也免得說

「天氣太好，太好了，

哪兒去，要上哪兒去呢？」

叮噹叮噹

紅牆，綠樹，又綠樹，紅牆，

再見，再見，

大店，小鋪，又小鋪，大店……

「天橋快到了，」

孩子心在跳，在跳，

可不是正在做夢嗎？

擁在人叢中

爸爸說，「看吧，孩子，

這就是天橋。」

是呢，這就是天橋，

這裏的人們都帶着笑，

（苦笑吧，又有誰知道呢？）

什末地方誰裝笑，裝笑又裝哭了，

說要向老少們討一個飽，

嗓子喊啞，腰也彎成弓了。

地下嗎，誰還管地下的黑泥道呢，

一雙腳，緊跟一雙腳，

孩子的破鞋要踩掉了。

黃臉，髒臉，死海上的泡沫

盪着，盪着，縱有風也不能盪出天橋。

上天橋去，天橋在哪兒呢？

孩子要問，看爸爸

又呆看藍天了。

上天橋去，上天橋去，

天橋在哪兒？

哪兒呢？哪兒是天橋？

沒有，沒有，沒有天橋，

這兒沒有風箏

也聽不見鴿鈴了，

卻只有一隻老鷹在天空裏盤

盤上去吧，盤上去吧，
更高些，更高些，
老鷹要飛出天外了。

「天橋不在天上

不在天上嗎？」

好藍天，怎麼叫

孩子的眼裏要落雨了。

數行集

卞之琳

第一輯（一九三〇、十月—一九三一、一月）

記 錄

現在又到了燈亮的時候，
我喝了一口街上的朦朧，
倒像清醒了，伸一個懶腰，
掙脫了怪沉重的白日夢。

從遠處送來了一聲「晚報」，
我吃了一驚，移亂了脚步，

丟開了一片皺摺的白紙：
去吧，我這一整天的記錄！

奈何

黃昏與一個人的對話

「我看見你亂轉過幾十圈的空磨，
看見你塵封座上的菩薩也做過，
你叫床鋪把你的半段身體托住
也好久了，現在你要幹什麼呢？」
「真的，我要幹什麼呢？」

「你該知道的吧，我先是在街路邊，不知怎的，回到了更清冷的庭院，又到了屋子裏，又挨近了牆跟前，你替我想想看，我哪兒去好呢？」

「真的，你哪兒去好呢？」

遠行

如果乘一線駱駝的波紋
湧上了沉睡的大漠，
當一串又輕又小的鈴聲
穿進了黃昏的寂寞，

我們便隨地搭起了篷帳，
讓辛苦釀成了酣眠，

又酸又甜，濃濃的一大缸
把我們渾身都浸遍：

不用管能不能夢見綠洲，
反正我們已爛醉；

一陣颶風抱沙石來偷偷
埋了我們倒也乾脆。

長的是

長的是斜斜的淡淡的影子，
枯樹的，樹下走着的老人的
和老人撐着的手杖的影子，
都在牆上，晚照裏的紅牆上，
紅牆也很長，牆外的藍天，
北方的藍天也很長，很長。
啊！老人，這道兒你一定

覺得是長的，這冬天的日子
也覺得長吧？是的，我相信。
看，我也走近來了，真不妨
一路談談話兒，談談話兒呢。
可是我們卻一聲不響，
祇是跟着各人的影子
走着，走着：

一個和尚

一天的鐘兒撞過了又一天，

一個和尚做着蒼白的深夢：

過去多少年留下來的影蹤

在記憶裏看來就只是一片

在破殿裏到處迷漫的香煙，

悲哀的殘骸依舊在香爐中

伴着一些善男信女的苦衷，

厭倦也永遠在佛經中蜿蜒。

昏沉沉的，夢話沸湧出了嘴，
他的頭兒又和木魚兒應對，

頭兒木魚兒一樣空一樣重；

一聲一聲的，催眠了山和水，

山水在暮靄裏懶洋洋的睡，

他又算撞過了白天的喪鐘。

一個閒人

太陽偏在西南天的時候，
一個手叉在背後的閒人
在街路邊，深一脚，淺一脚，
一步步踏着柔軟的沙塵，
沙塵上的足印也不算少，
長的短的方的尖的都有，

一個人趕過去了又一個，
他不管，儘低著頭，低著頭。

哈哈，你看，你看他的手裏
這兩顆小核桃，多麼滑亮！
軋軋的，軋軋的磨著，磨著……
唉！不知磨過了多少時光？

影 子

一秋天，唉，我常覺得

身邊彷彿丟了件什麼東西，
使我更加寂寞了：是個影子，
是的，丟在那江南的田野中，
雖是瘦長點，你知道，那就是
老跟着你在斜陽下徘徊的。

現在寒夜了，你看，爐邊的

牆上有個影子陪着我發呆：

也沉默也低頭，到底是知己呵！

雖是神情恍惚了些，我以為，

這是你暗裏打發來的，遠迢迢，

遠迢迢的到這古城裏來的。

我也想送個影子給你呢，

奈早已不清楚了：你在哪兒。

第二輯（一九三一、七月—八月）

望

小時候我總愛望夏日的晴空，
把它當作是一幅自然的地圖：
藍的一片是大洋，白雲一朵朵
大的是洲，小的是島嶼在海中；
大陸上顏色深的是山嶺山叢，
許多孔隙裂縫是冷落的江湖，
還有港灣像在望風帆的歸途，

等它們報告發現新土的成功。

如今，正像是老話的滄海桑田，
滿懷的花草換得了一把荒煙，

就是此刻我也得像一隻迷羊，

帶着一身灰沙，幸虧還有蔚藍，
還有彷彿的雲峯浮在縹渺間，

倒可以抬頭望望這一個仙鄉。

彗
星

「昨夜，我看見了一朵彗星，
我彷彿還在童年。」

母親說，「怕又有什麼劫運
將要降下到人間。」

「我望望藍天，又望望彗星，
投到母親的懷裏，」

含淚說，「哪一天末日來臨，
我們總要在一起！」

「好在是夢，哪有什麼彗星！」

我告訴一位朋友。

他笑了，「假如有，我真高興，
假如撞破了地球！」

夜 風

一陣夜風孤零零

爬過了山巔，

摸到了白楊樹頂，

撥響了琴弦，

奏一曲滿城冷雨，

你聽，要不然

準是訴說那咽語——

冷澗的潺湲；

你聽，潺湲聲激動

破閣的風鈴，

彷彿悲哀的潮湧

搖曳着愴心；

啊，這顆心丁當響，

莫非，好朋友，

是你的嗎？你這樣

默默的垂頭！

你聽，夜風孤零零

走過了窗前，

踉蹌的踩着蟲聲，

哭到了天邊。

月
夜

月亮已經高了，
回去吧，時候
真的是不早了，
摸摸看，石頭
簡直有點潮了，
你看，我這手。

山是那麽淡的，
燈又不大亮，
看是值得看的，
小心着了涼！
那我可不管的，
怎麼，你儘唱！

投

獨自在山坡上，
小孩兒，我見你
一邊走一邊唱，
全都厭了，隨地
檢一塊小石頭，
向山谷中一投。

也說不定有人，
小孩兒，曾把你
（也不愛也不憎）
很好玩的檢起，
像一塊小石頭，
向塵世中一投。

長 途

一條白熱的長途
伸向曠野的邊上，
像一條重的扁擔
壓上挑夫的肩膀。
幾絲持續的蟬聲
牽住西去的太陽，

曬得垂頭的楊柳，
嘔也嘔不出哀傷。

快點走，快點走吧，
那邊有賣酸梅湯，
去到那綠蔭底下，
喝一杯，再乘乘涼。

幾絲持續的蟬聲
牽住西去的太陽，
曬得垂頭的楊柳
嘔也嘔不出哀傷。

暫時休息一下吧，
這兒好讓我們躺，
可是靜也靜不下，
又不能不向前望。

一條白熱的長途
伸向曠野的邊上，
像一條重的扁擔
壓上挑夫的肩膀。

酸梅湯

可不是？這幾杯酸梅湯
怕沒有人要喝了，我想，
你得帶回家去，到明天
下午再來吧；不過一年
到底過了半了，快又是
在這兒街邊上，擺些柿
擺些花生的時候了……哦，

今年這兒的柿，一顆顆
總還是那麼紅，那麼腫，
花生和去年的總也同，
一樣黃，一樣瘦。我問你，
（老頭兒，倒像生誰的氣，
怎麼你老不作聲？）你說，
有什麼不同嗎？哈，不錯，
只有你頭上倒是在變，
一年比一年白了。：你看，
樹葉掉在杯裏了。——哈哈，
老李，你也醒了，樹底下
睡睡覺真有趣，你再睡

半天，保你有樹葉作被

（哪兒去？先生，要車不要？）

不理我，誰也不理我好，

走吧……這兒倒有一大杯，

喝掉它！（老頭兒，來一杯。）

今年再喝一杯酸梅湯，

最後一杯了……啊，好涼！

第三輯（一九三二、八月—十月）

小別

贈吳廷璆

在古老的異鄉，
年紀青青的，
把你送去
更古老的他方，
算來是秋天到了，
你是春天的南風，

也不妨到各處去蕩蕩

送你——

送你，一路看

衰草漸遠漸黃，

送你沿黃河遠上

白雲間幾千年的重關，

送你送夕陽：

可是送殘年，

要仍然跟我們在一起：

你不要忘記，

最好黃昏裏回來

輕輕的推開了房門，

走到爐邊

談盡了天的

兩三個朋友的身邊，

冷不妨在哪個的肩上

一敲

敲散了我們的迷惘

讓我們抬起倦眼

見到你冷風裏

帶回來酡顏

在含笑。

含笑的去吧，

從此我更喜歡

西南風。

八月二十四日

白石上

夫吧，到廢園去，

找一方白石，

不管從前作什麼用的，

坐坐吧，坐下來

送夕陽下山，

一邊聽曉舌的白楊

告訴你舊事。

它也許告訴你

說從前有個人兒，

近黃昏，尤其在秋天，

常到這裏來

倚在闌干上

（你身旁從前有闌干）

對夕陽低泣，

拖着兩朵萎黃的紅玫瑰；

說不久她埋到這裏了，

可是若叫它指點給你看

是哪一抔黃土呢，
恕它老眼昏花了，
而且衰草已經藏去了
遊人探訪的足跡，
像遲暮的女子藏去了
繡花的腰帶。

它也許還要說，
如果這方白石
早就躺在這裏了，
你也許認得出
她的淚痕呢。

你細看白石，

祇見長滿了青苔，

彷彿半夜裏

被秋風驚醒了

起來

用顫抖的手兒

揉揉酸溜溜的倦眼

在搖搖的燭影裏

從箱子的深處

檢起來

多少年不忍想起的

一方素絹，
祇見濺滿了霉斑，
沒有什麼。

你撫摩它，

白石涼極了，

令你想起

從燈紅酒綠中

飄出來的醉臉

不知在哪一條荒街上

淋到了冷雨。

不是雨，是風

起來了，可是很輕，

祇能比嘆息，

你不妨再坐一會兒

在白石上，

聽淺湖的蘆葦

（也白頭了）

告訴你舊事

（近事吧）

一邊看遠山

漸漸的溶進黃昏去……

九月八日

工作的笑

朋友穿了新大褂
同我出去吃晚飯，
裁縫坐在鋪門前
閒了向街上觀看，

他的目光（我懂得）
是從他自己手上

笑到朋友身上去！

「他笑什麼呢你想？」

朋友比我更頑皮：

「你新修好了皮鞋，

別笑我，那邊牆根

皮鞋匠還坐着在！」

我們便不再說話，

一路悵望着晚霞。

九月九日

西長安街

長的是斜斜的淡淡的影子，
枯樹的，樹下走着的老人的
和老人撐着的手杖的影子，
都在牆上，晚照裏的紅牆上，
紅牆也很長，牆外的藍天，
北方的藍天也很長，很長。
啊！老人，這道兒你一定

覺得是長的，這冬天的日子

也覺得長吧？是的，我相信。

看，我也走近來了，真不妨

一路談談話兒，談談話兒呢。

可是我們卻一聲不響，

祇是跟着各人的影子

走着，走着：

走了多少年了，

這些影子，這些長影子？

前進又前進，又前進又前進，

到了曠野上，開出長城去嗎？

彷彿有馬號，是一大隊騎兵

在前進，面對着一大輪朝陽，
朝陽是每個人的紅臉，馬蹄
揚起了金塵，十丈高，二十丈！
什麼也沒有，我依然在街邊，
也不見舊日的老人，兩三個
黃衣兵站在一個大門前，
（這是司令部當年的什麼府？
他們像墓碑直立在那裏，
不作聲，不談話，還思念鄉土，
東北天底下的鄉土？一定的！
可是這時候想也是徒然，
縱然想起這時候敵人的

幾匹戰馬到家園的井旁

去喝水了，這時候一羣家雞

到高梁田裏去彷徨了，也想

哪兒是暫時的住家呢——拍拍！

什麼槍聲！打哪兒來的？

土槍聲，自家的，不怕不怕！

可是蟋蟀聲早已浸透了

青紗帳，青紗帳早已褪色了！

你想嗎，一點用處也沒有了！

明天再想吧，這時候只好

不作聲，不談話。低下頭來吧。

看汽車掠過長街的柏油道，

多「摩登」多舒服！儘管威風
可哪兒比得上從前的大旗
紅日下展出滿臉的笑容！
如果不相信，可以問前頭
那三座大紅門，如今悵望
着秋陽了。

啊！夕陽下我有
一個好朋友，他是在一所
更古老的城裏，這時怎樣了？
說不定從一條荒街上走過
伴着斜斜的淡淡的長影子？
告訴我你新到長安的印象吧，

（我身邊彷彿有你的影子）

唉，我們不要學老人，

談談話兒吧……

九月十一日續三年前舊作

一塊破船片

潮來了，浪花捧給她
一塊破船片。

不說話，

她又在崖石上坐定，
讓夕陽把她的髮影
描上破船片。

她許久

才又望大海的盡頭，
不見了剛才的白帆。
潮退了，她只好送還
破船片

給大海漂去。

十月八日

幾個人

叫賣的喊一聲「冰糖葫蘆」
吃了一口灰像滿不在乎；
提鳥籠的望着天上的白鴿
自在的腳步踩過了沙河，
當一個年青人在荒街上沉思
賣蘿蔔的空揮着磨亮的小刀，
一擔紅蘿蔔在夕陽裏傻笑，

當一個年青人在荒街上沉思，
矮叫化子癡看着自己的長影子，
當一個年青人在荒街上沉思：
有些人捧着一碗飯嘆氣，
有些人半夜裏聽別人的夢話，
有些人白髮上戴一朵紅花，
像雪野的邊緣上托一輪落日：

十月十日

登城

朋友和我穿過了蘆葦，
走上了長滿亂草的城台。
守台的老兵和朋友繁談：
「又是秋景了，蘆葦黃了……」
大家凝望着田野和遠山。
正合朋友的意思，他不願
揭開老兵懷裏的長歷史，

我對着淡淡的斜陽，也不顧
指點遠處朋友的方向，
祇說，「我真想到外邊去呢！」
雖然我自己也全然不知道
上哪兒去好，如果朋友
問我說，「你要上哪兒去呢？」
當我們低下頭來看台底下
走過了一個騎驢的鄉下人。

十月十五日

火車

拖着一大車夕陽的黃金，
騾子搖擺着踉蹌的脚步，
穿過無邊的疏落的荒林，
無聲的揚起一大陣黃土，

叫坐在遠處的閒人夢想

古代傳下來的神話裏的英雄

鷗雲駕霧去不可知的遠方！
古木間湧出了浩歎的長風！

十月十九日

牆頭草

五點鐘貼一角夕陽，
六點鐘挂半輪燈光，
想有人把所有的日子
就過在做做夢，看看牆，
牆頭草長了又黃了。

十月十九日

第四輯（一九三三、七月—十二月）

還鄉

「大狗叫，小狗跳。」

阿西他們的聲音也許在搖
窗外的楊柳。

什麼！前頭是奔牛站嗎？

還有多少站——一站兩站……

眼底下綠帶子不斷的抽過去，
電桿木量日子一段段溜過去。

總喜歡向窗外發獸，

小時候我在教室裏

常常把白雲當作我的書葉。

眼底下綠帶子不斷的抽過去。

真的，火車頭常使我
想起瓦特的開水壺。

「你瞧，蟲蓋動了，瓦特哥哥，我知道你肚子裏有鬼計，別儘裝瞋睡哪！」

奈端伯伯的瞋睡，被一只蘋果打斷了！

「漂在海面上的不是樹枝嗎，哥倫布，哥倫布？」

眼底下綠帶子不斷的抽過去。

可不是，孩子們窗口的天邊
總是那麼遠遠呵。

眼底下綠帶子不斷的抽過去，
電桿木量日子一段段溜過去。

那時候老祖父最疼我。

老年人的身體是一隻風雨表；
你瞧他眉頭一皺天就陰了。

又到了什麼站了？

我還記得：「好孩子，
抱你的小貓來，
讓我瞧瞧他的眼睛吧！
是什麼時候了？」

七月二日，北平。

寄流水

從秋街的敗葉裏

清道夫掃出了

一張少女的小影：

是雨呢還是淚

朦朧了紅顏

誰知道！但令人想起

古屋中磨損的鏡裏
認不真的愁容；

背面卻認得清

「永遠不許你丟掉！」

「情用勞結，」唉，

別再想古代羌女的情書

淪落在蒲昌海邊的流沙裏

叫西洋的浪人檢起來

放到倫敦多少對碧眼前。

多少未發現的命運呢？
有人會憂愁。有人會說：
還是這樣好，寄流水。

八月九日

蘆葉船

古國的涼風

吹落了人手裏的蒲扇，

浸在海裏的人

也該上陸了，

脫下了游泳衣。

留下一兩行足印

在沙灘上

讓貝殼去盤據吧。

說是沒有海螺殼，

頑皮的孩子還夢想

在海上回來的懷裏

聽海呢！

可以害羞了！

這時候只合看黃葉

在水上漂，

不再想

十年前的蘆葉船
漂去了哪兒。

海外的遠客

也厭看遠帆了？

八月十七日

古鎮的夢

古鎮上有兩種聲音

一樣的寂寥：

白天是算命鑼，

夜裏是梆子。

敲不破別人的夢，

做着夢似的

瞎子在街上走，

一步又一步。

他知道哪一塊石頭低，

哪一塊石頭高，

哪一家姑娘有多大年紀。

敲沉了別人的夢，

做着夢似的

更夫在街上走，

一步又一步。

他知道哪一塊石頭低，

哪一塊石頭高，

哪一家門戶關得最嚴密。

「三更了，你聽哪，

毛兒的爸爸，

這小子吵得人睡不成覺，

老在夢裏哭，

明天替他算算命吧？」

是深夜，

又是清冷的下午：

敲梆的過橋，

敲鑼的又過橋，

不斷的是橋下流水的聲音。

古城的心

你可以聽到自己的腳步聲

在晚上七點半的市場

（這還算是這座古城的心呢。）

難怪小夥計要打瞌睡了，

看電燈也早已睡眼朦朧。

鋪面裏無人問的陳貨，
來自東京的，來自上海的，
也哀傷自己的淪落吧？

一個異鄉人走過也許會想。

得得，得了，有大鼓！

大鼓是市場的微弱的悸動。

十月二十七日，保定。

秋
窗

像一個中年人

回頭看過去的足跡

一步一沙漠，

從亂夢中醒來，

聽半天晚鴉。

看夕陽在灰牆上，

想一個初期肺病者
對暮色蒼茫的古鏡
夢想少年的紅暈。

十月二十六日

入 夢

設想你自己在小病中

（在秋天的下午）

望着玻璃窗片上

灰灰的天與疏疏的樹影，

枕着一個遠去了的人

留下來的舊枕，

想着枕上依稀認得清的

淡淡的湖山

彷彿舊主的舊夢的遺痕，

彷彿風流雲散的

舊友的渺茫的行蹤，

彷彿往事在褪色的素箋上

正如歷史的陳迹在燈下

老人面前昏黃的古書中……

你不會迷失嗎

在夢中的煙水？

十一月十二日

煙蒂頭

談笑中扔掉一枚煙蒂頭，

一低頭便望見一縷煙

在遼遠的水平線上——

不見了——天外的人怎樣了？

這樣想得胡塗的人

卻正在談笑的圈子外，

獨守着磚地上的煙蒂頭，
也懶得哼「大漠孤煙直。」

〔附識〕曾憶月前廣田自北平來信云：「愈熱鬧時
卻又最容易想起一個闊別的人，於是在熱鬧中又
常感到寂寞。」飯後煙餘，孤坐有所思，草此寄海外
人大剛與廷珍。

十二月七日，保定。

第五輯（一九三四、八月—十月）

對 照

設想自己是一個哲學家，
見道旁爛蘋果得了安慰，
地球爛了才寄生了人類，
學遠塔，你獨立山頭對晚霞。

今天卻嘗了新熟的葡萄，
酸吧？甜吧？讓自己問自己，

新秋味加三年的一點記憶，
懶躺在泉水裏你睡了一覺。

水成岩

水邊人想在岩上刻一點字迹：

大孩子見小孩子可愛，

問母親「我從前也是這樣嗎？」

母親想起了自己發黃的照片

堆在塵封的舊桌子抽屜裏，

想起了一架的瑰詰

藏在窗前乾癟的扁豆莢裏，

嘆一聲「悲哀的種子」——

「水哉水哉」沉思人忽嘆

古代人的感情像流水，

積下了層疊的悲哀。

道 旁

家馱在身上像一只蝸牛，
弓了背，弓了手杖，弓了腿，
倦行挨近來問樹下人

（閒看流水裏流雲的）

「請教北安村打哪兒走？」

驕傲於被問路於自己，

異鄉人懂得水裏的微笑；

又後悔不會開倦行人的話匣

像家裏的小弟弟檢查

遠方回來的哥哥的行篋。

〔附註〕最後兩行的意象實係年前舉自海外
歸來隨便取笑我而給了我的，珍惜的藏在記
憶裏，不覺又信手掛在道兒了，倒還想給遠方
人看到，現在還怕人笑嗎。

八月四日，顯龍山。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文學研究會
創作叢書
漢園集
一冊

每冊定價國幣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者卞之琳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上海商務印書館及各埠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3